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删翼卷七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嚴炳

周禮註疏刪翼卷六

明 王志長 撰

地官司徒第二

疏鄭目録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衆徒地者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萬民○朱子語類云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畧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他有飯喫

有衣著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畧如閭胥書其孝弟婣卹屬民讀灋之類皆是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註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擾亦安也言饒衍之

疏舜典敬敷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周

十有二教者據司徒職云以祀禮教敬已下是也按成王周官云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則周亦有五教○明齋王氏曰擾者寛柔以教習與性成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

某氏曰天子畿内附郭之地分爲六鄉大司徒主之
故其副有鄉師○舒氏曰周公設官之意謂教必發
乎邇可以見乎遠故教官於六鄉爲最詳焉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
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註老尊稱也
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與王論道中參六
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州黨

族閭比鄉之屬別正師胥皆長也正之言政也師之言帥也胥有才知之稱鄭司農云百里内為六鄉外為六遂

某氏曰鄉師朝廷之命官鄉大夫已下則里中之賢者而出使長之也黨正族師即令之里正閭師比長即令之保長其下大夫上士下士皆里中之賢者民自興舉而出餼以共之也漢之鄉老嗇夫亦皆百石魏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唐之里正村正皆以勳品

宋以後則胥徒任之賤而多責人不樂為○俊卿章氏曰鄉大夫鄉也而謂之大夫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固可謂之大夫矣卿知進止之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進止所以事上帥人所以臨下列職於朝則名之曰卿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則名曰大夫非卑之也葢掌鄉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也故鄉大夫之職所以異於他官者以此都家環於王畿所謂內諸侯也故每重其事焉朝大夫王官也天

子之士眂諸侯之卿禮彼其有治於國而置官以掌之爵雖士也豈嫌以大夫名之哉惟智足以帥人然後能應事故以告其君長也○貴與馬氏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姦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已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効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

已不預郡府之事為髙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五之法可行之於僚掾而獨不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止之命官而獨不可施之於無籍在之惡少乎○明齋王氏曰周禮之法在朝則為六官在國則兼為鄉遂之官及都鄙之君故平居則六卿各教其所治民不必別立守令國有大事而致民則六卿各率其鄉遂之民而至不必別有徵召國有

大故則六卿各糾其民而守不必别為長帥其有會同師田而用衆則六卿各帥其都家所統之民而往不必别為之將觀夏書甘誓乃召六卿即六事之人則此法自古已然春秋列國三卿即三軍之將則此法末世不廢以此見古者公卿大夫靡不親民豈以清高為務而重内輕外文事必知武備豈惟詞翰是工而文武異揆以内則為上朝之臣治官府之事以外則為郊野之君統邦畿之政此體統合一情意流

通而無後世内外隔絶上下司猜疑扞格之弊也其族師而下未必皆王臣不過民自推擇其長因而秩之故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漢賜民爵一級以上葢其遺瀍也○又曰以王畿千里居民之數計之為田一千六百同每同除山澤邑居溝渠道路等三分之一為六千四百井每井以上中下三等不易一易再易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實止四家以可任者三人至二人計之每井十人故每同二萬五千餘家可任

者六萬四千人出車百乘徒萬人每五家而出二人可任者六人而用其一也是千里之地合有四千萬家為車十六萬乘矣然自古稱天子曰萬乘則十六倍而用其一四十家用其一人而已又以鄉遂居民之數計之近郊遠郊四面各地方二百里為田六十四同每同二萬五千家合有一百六十萬家矣及觀鄉遂序官之數比隣之長共三萬人所統止於十五萬家是一家而兼十家每一比長所統五十餘家矣

夫丘甸之法兵皆設而不用比閭之法戶皆有餘而不籍何也葢有居民可任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田獵追胥每同可任者十萬餘人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每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苟盡簡閱之則民不勝其疲故如載師之法自十一至於二十而三每五分而稽其一必十餘載而一周其比閭之法則以一家而兼十家所以統轄乎民者必十年而一周推此二法即如今之設里者計一而藏九休九

而用一其法不得不然也至以調遣言則行者有暑寒鋒鏑之苦居者有離索怨曠之思是豈可輕發而多用哉故大司馬所統不過六軍為車七百五十乘為徒七萬五千人于千里之内更番而調遣之其優裕而不廹均遍而不頻類如此是故天子出必有六軍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徵發而不至於虛空行役而不以為勞苦居足以守而無虞出足以戰而無敵田足以耕而不乏食老幼廢疾有養而無失所此周制之

所以為善也且夫車馬器械皆平日之簡稽委積芻薪隨道里而貯峙吉行五十里軍行三十里勞中而有逸將必知兵兵必順民行險而不危故易曰毒天下而民從之也後世之民其佚者歟則漫然無教驕奢淫慾不遺餘力遇有警急則束手無策延頸待斃其勞者歟則征伐四出戍役無節死亡相繼至發閭左千里蕭條天下騷然其不至于敗亡也者幾希○

愚按序官載鄉老二鄉則公一人然經文不列其職

掌意鄉老特以道倡率一鄉地優體尊不勞以事如六卿之上不列三公歟江陵項氏枝江學記云三公在朝二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若六遂則遂師之下即列以遂大夫縣遂大夫即稟公之所以教鄉者教遂而已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註聚土曰封謂壝埒及小封疆也

舒氏曰右官俞氏謂封國造邑爲邦土之事以復冬官吳氏謂其所掌與下文牧人充人牛人皆祭祀壇壝牲牷之事合屬禮官芬按左傳宣十一年楚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令職文有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之說則是司徒之屬明矣又大司徒有奉牛牲之文此官則有飾牛牲之說是與下職牛人皆當爲司徒之屬無疑也夫牛之爲牲莫大焉者充人牧人之設要亦重此也牛人既屬司徒則牧人

充人亦當以類聯矣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何氏曰鼓人兼掌金而稱鼓人者金以節鼓也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註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為之

莊渠魏氏曰或以鼓人舞師屬春官夫大司樂所教肄于學官唯鼓舞為民間通用之樂聖人所以動民而興起教化者也其神矣乎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註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云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疏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亦地事故也養牲于野田者對充人養牲于國中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註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犉者九十其餘多矣

黄牛黑脣曰犉○明齋王氏曰牧人兼六牲而官爲下士以其職止芻牧之事故與雞人羊人犬人等同爵牛人雖主一牲然其用非止於牲事其掌財賦爲大故官爲中士若馬則尤重於牛故校人爲下大夫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註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禹貢曰兾州既載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註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鄉官有州黨族閭比正言閭者徵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凡其賦貢入大府榖人倉人

疏徵民之令恐不能細委其民故以近民之官為號云凡其賦貢此貢非大宰九貢正是九賦之貢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註主天下土地人民巳下之數徵野賦貢也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鄭司農云四百里曰縣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玄謂以物有所饋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力政者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註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保氏司諫司救官之長鄭司農云詩云檇維師氏

疏以國子人多使役處衆故其徒多矣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氏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註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

疏既與師氏同教國子官與府史別者以其教國子雖同館舍別所故置官有異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註諫猶正也以道正

○人行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註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

魏氏曰司諫以勸善司救以懲惡設官教民本有常職王時遣使巡省民間宣揚教化聖人所以作新民也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註調猶和合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註媒之言謀也謀合異

類使和成者

疏異類謂別姓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司市市官之長

疏市官謂質人已下至泉府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質平也主平定物賈者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杜子春云廛中空地玄謂廛民居區域之稱○疏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次載師廛里任國中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即市屋舍名之爲廛不得爲市中空地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註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

除也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胥師領羣胥賈師定物價司虣禁暴亂司稽察留連不時去者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註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註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

郎氏曰漢猶用士人後世則以奄人掌之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註關界上之門

疏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關故云關界上門也○國裳舒氏曰自司市至此十二官吳氏以司市質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關八官移屬司空良以司空居四民而商賈

阜通貨賄在九職也又以胥師司虣司稽胥四官移屬司寇謂四官之文皆戢奸禁暴撻罰誅戮之事也芬謂司空居四民與有司治市之義有間矣治市之官列教職者葢教以五倫三物固足以成其德行道藝然不正其所習而先之以義利之辨則耳濡目染物欲之感化不難矣故習莫謹於市而百貨利之所也過市之罰自國君始則謹耳目之習而嚴義利之辨者於教道又何加哉此司市諸職之所以列於教

官也若夫司虣四官亦因市而設者且與賈師肆長

聯序又烏得而列屬哉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註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

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

鄉也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

大都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

疏六遂之地只在二百里内遂人雖專六遂以其言

掌野郊外曰野大總之言以言達於畿故知兼掌此

等○愚按王國之外百里為六鄉大司徒自治之二

百里為六遂則司徒不能徧教特設遂人分理而鄭

氏云自遠郊以達於畿則遂人職掌似不止於六遂

矣按家邑大夫之采地在稍地三百里小都卿之采

地在縣地四百里大都三公王子弟采地在畺地五

百里意六遂之外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任其教養之政而遂人則總其要成歟詳攷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夏秋官有都家司馬及都家士而司徒不設此官其微意可知矣葢禮政刑三典其權不可旁寄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故特設宗人司馬士於都家以監領之至教化之事不過與斯民共陶淑於德行道藝之閒食其地即當教其民有無嫌於專擅者故王國不復設都家分教之官而第以遂人總其成

此王道所謂寛嚴本末無不要於中而立其極也不然謂遂人所掌自郊達畿則其所治之地反三倍於鄉老鄉師矣又不可通也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註縣鄙酇里鄰遂之屬别也

何氏曰郊内有比閭族黨州鄉郊外有鄰里酇鄙縣遂内外異名者遠近之等也愚謂先王立鄉遂之官

無非教民良法故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
各以教其所治民則鄉遂皆在其中矣今吳氏以鄉
大夫之屬麗司徒而以遂人已下麗司空何也故今
仍用俞氏王氏之說歸遂人之屬于司徒云○莊渠
魏氏曰國中自百里外制六遂以副貳六鄉王化首
及于鄉其次及遂故以區處農民王治之稍詳亦以
王朝之官兼之卿不自兼故其秩每下一等至隣長
則無秩矣六遂之外則為都鄙以封公卿大夫及王

子弟各使吏自治之王不察察焉都鄙之外則為邦國以封建諸侯王治之彌畧矣德則無不偏覆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穀者也旅猶處也六遂之官里宰之師也正用里宰者亦斂民之税宜督其親民

疏六鄉之内所有賦税閭師徵之閭師斂之此二百里已外至五百里其地廣故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徵

斂別官故官屬與胥徒多也○又云旅者衆也衆之所處即與里義同故鄭云里宰之師也遂官之内縣鄙已下正用里宰爲徵斂之官名者亦是斂民之稅宜督其親民如六鄉之於閭師也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註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

莊渠魏氏曰事與縣師相關縣師通掌天下兵賦稍

人則專掌稍甸都鄙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註

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者也

疏主斂甸稍芻薪之賦共與遺人在道以供賓客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註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政令者也

莊渠魏氏曰事與均人相關均人止國中及四郊土

均盡於天下禹貢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土均其遺法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註 草除草

疏按其職唯有糞種之文無殺草之事葢殺草然後種之職雖不言殺草名爲草人明知除草也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註 玄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註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為久時事

疏久時事謂博知古事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註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註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疏山足亦有林木與山虞别官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註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源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註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雅有八藪

疏鍾聚也希乾也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註迹之言跡知禽獸處

浚儀王氏曰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迹

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莊渠魏氏曰主知禽獸之處田獵則用之爲耳目其兵法之有鄉道乎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註染草藍蒨

象斗之屬

疏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按其職注云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二注不同者染草既多互見畧言耳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註茶茅莠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註蜃大蛤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為蜃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囿今之苑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註場築地爲墠季秋除圃中爲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疏春夏爲圃以種菜蔬至季秋始爲場○愚按場人職云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則場人掌圃耳非掌場也而

命官曰場人者蓋春夏場人樹藝果蓏既盡地之力矣季秋則築為場以授農夫使納稼焉故不曰圃人而曰場人所以重穀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註藏米曰廩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

疏藏米曰廩者對下倉人藏穀曰倉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註舍猶宫也主平宫中用穀者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禄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註主班禄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註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註女舂抌女奴能舂

與抌者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

疏按其職云掌祭祀賓客牢禮之米所共多矣而舂人少者葢舉其能者亦應兼有別奚於其中矣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註鄭司農云饎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饎爨故書饎作饎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註鄭司農云槀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

周禮註疏刪翼卷七

明 王志長 撰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註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

疏職方掌天下之圖并夷狄而言故注直云如今司空輿地圖此唯據九州之内故注云郡國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

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註九州揚荆豫青兖雍幽兾并也輪從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

疏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註千里曰畿疆猶界也溝穿地為阻固也封起土

界也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與壝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疏社五土之總神句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為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配稷而食名為田正也〇馬融注曰天子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唯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

北社六里惟槐○周書作雒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西白北驪中釁以黄○三禮義宗王者諸侯所以爲社爲萬民求福拜功之道也無土不立無穀不生故立社稷則祭之春則求之秋則報之故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孝經援神契云仲秋穰禾拜祭社稷○祭法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厲山氏之有天下

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已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田主當在籍田之中依樹木而為之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

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
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
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
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註會計也以土計貢稅
之法因別此五者也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縟毛者也鱗
物魚龍之屬津潤也羽物翟雉之屬覈物梅李之屬專
圜也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屬
晳白也瘠臞也贏物虎豹貔貙之屬淺毛者叢物萑葦

之屬豐猶厚也庳猶短也杜子春讀生為性鄭司農云
皁物柞栗之屬膏物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玄謂膏
當為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實有櫜韜
疏蕣荚即皁荚王棘即士喪禮曰王棘若擇棘者是
也棘雖無荚蓋樹之枝葉與蕣荚相類故并言之
莊渠魏氏曰五地隨氣異形氣行地中人物之生復
隨形異稟蓋天氣以為父地質以為母子肖母形居
多聖人仰稽天運俯察地理以土會之法通計所生

物何者為多因而知其土之所宜所以通知地利而
能盡人物之性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
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
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
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
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
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

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註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隂禮謂男女之禮婚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俗謂土地所生習也偷謂朝不謀夕恤謂災危相憂度謂宮室車服之制世事士農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愼德謂矜其善德勸為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

疏偷苟且也○或曰誓信誓也○明齋王氏曰五方

風氣不同其民習以成俗若有恒性王制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曰五物者民之常也變化氣質在於修道之教施地官之十有二教此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而斯民不復囿於風氣也○愚按地官以十二教治五物將使天地氣化不得以囿吾民而云以俗教安何歟夫聖人教民轉移甚微而非易其俗之謂也亦曰治道去其太甚而已然則齊變至魯魯變至道非耶夫變非聖人之所能强也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民何嘗覺有變處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註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視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

疏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

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按元命包云國君王者封上應列星之位注云若角亢為鄭房心為宋比其餘小國不中星者以為附庸居山者利其金玉錫石禽獸材木居澤者利其魚鹽居陸者利其田蠶所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而居之也○或曰名謂白墳黒墳之類物謂所生之物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註壤亦土

也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藝猶蒔也

劉氏曰十有二土者即十二州也州各有宜如職方氏所掌周雖合十二州為九州然本堯所分十二異宜故職方氏從時王之制以正其名而大司徒因上古之法以教民言十二壤者率一土復有此十二之別當知其種之所入即草人騂剛赤緹墳壤渴澤鹹潟勃壤埴壚彊檃輕爂凡九也〇或曰知其種高黍

下稻之類○鄭氏曰春種曰稼秋斂曰穡土方邍人

司稼草木等職具之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賦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註均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騂剛赤緹之屬征稅也民職九職也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財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

陰註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

浚儀王氏曰隋志周公測晷景於陽城以參攷歷紀

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其景與土圭等尚書考靈曜曰日永景盡五寸日短景尺三寸易緯通卦驗云冬至之日植八尺之表日中視晷景長短以占和否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一丈三尺五寸劉向洪範傳曰夏至景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漢魏及宋所都皆别四家歴法候景則齊緯候所陳恐難依據劉向二分之景直以率推非因表候定

其長短考靈曜周髀靈憲及鄭玄注周官竝云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按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景夏至出表南三寸三分何承天遥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萬里而景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謂金陵去洛南北畧當千里景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唐開元中太史測景五百二十六里一百七十步而差二寸五釐則康成之言

似未可據又按司馬光日景圖曰日行黄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而唐志猶取陽城日景以為法與漢志不同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註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

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為正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

疏攷靈曜文言四遊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遊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冬至地與星辰西北遊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進退不過三萬里是

以半之得地之中也○月令正義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中之處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

也○鄭注王制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此云取象於
日一寸為正即是景一寸地千里與王制注晷同一
也按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幼清吳
氏曰土圭之法不見于他經鄭氏謂周公居洛營邑
于土中七年使成王居之夫成王未嘗與周公居洛
也犬戎之難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王畿成王
居之豈不謬乎王居何必地中堯都平陽舜居蒲阪
文王居鎬非地中也周書召誥有王來紹上帝自服

於土中之語土中謂道里均耳使周公以土圭測景求地中書載營洛事甚詳豈得不言學者知成王未居洛則知地中之說為非○愚按六典乃周公詳勤治平之書故六官起語皆曰惟王建國云云葢言帝王均平四海因革百王制作詳備應若此耳非必當年一一已試之實録也讀周禮者涵詠其位天地育萬物之心量可爾舉而措之損益潤色自有妙用句櫛字比推求得失何益於作者之意乎嘗攷詩序成

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則周公營洛之後安見成王不居洛邑成王即未居洛亦無害其為土圭測景之可以建王畿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寧止讀詩之法哉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

其食者四之一註土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為正四方耳玄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

疏上經天子度取土中此封諸侯但正四方而已不求土中也○浚儀王氏曰易氏謂大司徒所云特四時測景之法堯之授時以中星驗日景獨於仲夏言敬致即致日也致日於尺有五寸之景即求中之濬

也使天度可以尺寸求則南北可以分長短而東西何以取信土圭土其地者倣王國之瀍定東西南北之勢而已○仲友唐氏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城分土之等孟子頒禄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為周禮者又强為之説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攷之耳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

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為之師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遽過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提封萬井三

分去一為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為兵六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為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它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于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第之禄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

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給之尚未食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禄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為公侯之國明甚况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為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為言省文而互見詳而放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為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此軍也出於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於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為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為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為一遂合為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

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畧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内矣今夫顓臾昔者

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内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

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之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纎毫牴牾哉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乎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公

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賜履焉於衛有封畛土畧焉於韓侯有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陳氏禮書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

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戚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賦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于太多卑者不嫌于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于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于子○葉氏時曰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禄則百里侯伯

封疆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禄則七十里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禄則五十里如今之郡縣大小不齊而俸秩自有常也○潛溪鄧氏曰土圭土地制域非司空事乎屬地官何也曰司空主地主民徒也國大役大宰贊王命百官司徒主其治帥以至司馬主政司空主事陳其辟鄉師從受而考焉司馬屬其植而受其要軍旅亦如之則官有聯故也乃制域制宅之法經不具益具於冬官今亡矣○本

清章氏曰孟子方里而井謂四面方一里為一井地方千里地方百里則四方各皆千里百里之謂非四面總計也故以天子計之為田一千六百同每同出車百乘通王畿一十六萬乘有簡稽之數為更番調遣而設即府兵之制猶今之該年每十乘而稽其一通王畿内一萬六千乘經傳所稱天子萬乘是也謂天子之車止此萬乘亦限於以四面總計為千里遂不知有更休之法矣侯國之制亦然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註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

疏上言王畿及諸侯邦國至此吏言畿内都鄙三等
采地云造都鄙制其地域者按載師職家邑在稍地
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又小司徒職云四丘為甸
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
都百里是也云以其室數制之者依其城内室數於
四野之中制地與之謂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之等○又云公
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公

同在大都次疎者與卿同在小都次更疎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故總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也三等采地皆有城郭是其鄙所居也據其四境即是其界曰都○漢食貨志武帝以趙過為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中苗生葉巳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芸

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
盡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
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用耦犂
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已上善者倍
之○莊渠魏氏曰再易者間二隴而為甽也隴不播
種故又謂之萊是以即其地可知室家之數因其室
制為都鄙之域也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

政令註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定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為其所職之事

葉氏曰鄭謂此造都鄙制異於鄉遂非也井收之制通天下邦國之田制尚如六鄉都鄙之田制獨與六遂異乎都鄙不易之地即上地一易之地即中地再易之地即下地特遂人於采邑加萊田耳經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面曲固井田

之定制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

魏氏曰賑濟催科不可並舉否則如左手予之食而右手紾而奪之也已藏者散之未輸者薄之荒政大綱舉矣

三曰緩刑

或曰輕罪出之俾得自食其力

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

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註鄭司農云散利貸種食也弛力息繇役也去幾關市
不幾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索鬼神求廢祀而
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饑饉則
盜賊多不可不除也杜子春讀蕃樂爲藩樂謂閉藏樂
器而不作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舍禁若公無禁利眚禮
謂殺吉禮也殺哀謂省凶禮
或曰盜賊不可以緩刑之故縱之○按司關云國凶

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明知司農之義非也○或曰如公山澤之類○或曰如有幣無牲之類○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飢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其後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其荒政制度不可攷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詳又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遇歲不登人主則貶損減省天下各有廩藏則賑發濟民而已

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至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飢乞糴于晉魯飢乞糴於齊當時九年之制已自敗壞其後如李悝之平糴法豐年賤收之凶則出以賑飢穀價不貴民安其居此亦三代已後救荒之良策也至漢武詔令水潦移於江南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唐西都不登則幸東都在高宗時有逐糧天子之語蓋移民易粟孟子所謂苟且之術而秦漢以來又謂之善政矣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麁今試舉其可行

者六七條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後來販粟者免稅如後世勸民出粟散之鄉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室廬措置種種有瀿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于其間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湊此皆可師其意廣其法以推行于不窮者也至如平糴之政尤須講求自李悝平糴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或置或罷至宋朝遂為定制仁宗時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

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歷嘉祐間既有常平又有廣惠廣濟二倉以備賑恤所以仁宗德澤倍洽于民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糶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雖得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間雖復章惇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可不詳攷也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

恤貧五曰寛疾六曰安富註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也産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養老七十養于鄉五十異粻之屬振窮拼捄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恤貧貧無財業稟貸之寛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

疏上經既陳凶荒不安之事故此經陳安養萬民之道産子三人與之母等皆是越語范蠡欲速報吳爲此

權禮令國人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皆罪其父母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一壺酒二豚生三人公與之母二人與之餼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禮記庶人食稷士兼食黍大夫又加以粱令雖庶人老者或與士大夫同食故曰異粻○潛溪鄧氏曰於此見先王之制欲萬物各得其所後世虐煢獨者不足言即以鋤富彊為政去教意遠矣○愚按産子三

人與母二人與飨註疏借以釋慈幼之意耳非先王之政也月令季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王政之可想見者此類是矣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註本猶舊也媺善也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兄弟昏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

衣服不得獨異

疏經云嬍宫室明不主華美故以攻堅解之斯干之詩曰約之閣閣椓之橐橐○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黨為兄弟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為正上云族墳墓是同宗明此兄弟施於外姓昏姻○莊渠魏氏曰本俗者祖宗根本所在也民不忘本則善心生○潛溪鄧氏曰保息本俗於八統九兩其事同何也曰民生有道大宰執之為民治司徒掌之為民

教也八統九兩恢恢其兼覆并包乎保息本俗則敦仁而率育之也共事通之爲官聯殊事建之爲官瀀聽治斷訟守之爲官常皆是物也歸之約萬民於人道焉爾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故二官同道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瀍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瀍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疏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者若據邦國使諸侯教所

治民若據都鄙則使公卿大夫教所治民也○明齋王氏曰凡治民必從其有司此教民之本也○愚按王國有六鄉則鄉師等教之六遂則遂人等教之此皆司徒之屬也故施教法但言邦國都鄙邦國亦有鄉遂如大國三鄉三遂以次而降則皆屬於諸侯故總曰邦國而已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

州為鄉使之相賓註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杜子春云相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托也賙者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疏立其長謂若比長閭胥至鄉大夫等○潛溪鄧氏曰布灋施教首比閭族黨州鄉何也教自下起也物生

自下地德也王治篤近先家也家和而鄉治鄉和而國治國和而天下治始聯而比之旣協而和之王治之大教也閭使相受善爲受其慶惡爲受其患老受而終之幼受而長之窮無歸者受而養之也相葬喪同其戚相救凶同其災也鄉之言鄉也鄉之斯飲射而賓之教合敬也王教莫大於能羣莫先於敬讓莫厚於敦睦莫美於不爭大道之行天下時雍則不爭之極也故保受葬救賙賓漸之仁摩之義導之於禮

樂而要之化斯其路也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註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毓草木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

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玄謂生材養竹木者

疏九職大宰既掌之司徒又頒之者大宰總知其事司徒是主民之官親自頒行義各有當也○何氏曰司徒頒之者正德厚生事相關也○魏氏曰登進而成之也○愚按後鄭以生材為養竹木蓋以大宰任萬民故有閒民此云頒職事不可頒之使為閒耳然

生財何以謂之養竹木樹藝作材之中獨無養竹木者𤯝乎況萬民中不能無閒民則頒職事者正頒之令轉移執事耳安得謂頒之使為閒也

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註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敎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

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灋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

疏九族者上自高祖下至曾玄旁及緦麻之内外親則母族妻族也○按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彼註云五禮吉凶賓軍嘉六樂雲門大

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鳴和鑾逐水曲過軍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彼注又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俊儀王氏曰周之制自王宮國都閭巷黨術莫不有學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至庠塾皆以民之有道德者為左右師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至庶民之子弟八歲入小學

教之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馭書數之文十有五進乎大學教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道○又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也少而習之長而安焉○又云三代之王域九州以居民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故民聚而教行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註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

疏亂民以下皆王制文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竝亂政之民也○仲輿郝氏

曰造言亂民二刑用之不善即申韓之令誹謗妖言之法矣○潛溪鄧氏曰八刑亦曰鄉何也曰鄉刑也鄉刑教刑也書曰扑作教刑教刑非刑也其附刑者歸之士矣○愚按六德聖王不以甚美者强民也六藝其末也六行不備斯刑之矣○國語齊桓公内政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可已於事

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養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

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貴與馬氏曰因讀國語此章而參以王制所言司徒俊選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興能二事視其賢愚升沈舉功吾身故其為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絀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蒙顯戮蓋賞罰相須而行則始不視為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蓋姑選其能

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為不肖而已非不興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蓋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自為不過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材之所以日衰也雖然惟其教訓之法不備所以選舉之途不精士生斯世盖自為材而未嘗有所頼於上之人則所謂馬知賢才而舉之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而蔽賢之罰亦無所施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

教之和註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樂所以

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

何氏曰六藝之教禮樂在其中矣此又重言之者教

民莫大於禮樂故也○魏氏曰偽者外有所為喪其

天真者也情者中有所感離其天性者也禮所以節

其偽使不偏樂所以養其情使不淫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其附於刑者歸於士註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

者也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註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

疏司農以肆為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於俎上即體解折節為二十一體是也後鄭以肆為𩠞音讀之肆解骨體者為七體解之按士喪禮曰特豚

四髑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後鄭所以不從先鄭者按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祭禮之瀍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即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按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蒸明知不得先有體解若然則禘郊之事先全蒸後豚解若宗廟之祭則無全蒸先豚解次體解禮運所云者是也○愚按羞肆之說後鄭不從司

農者以禘郊先全蒸後豚解而體解更在豚解後經文奉牲下即云羞其肆故黜體解之説耳然恐不必若是拘也

享先王亦如之

疏享先王不辨祭之大小大宗伯四時及禘祫皆稱享不言祭地者祭地之禮與天同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註令令遺人使為之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註衆庶所
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
遂主六紼
疏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主文以見義
也○明齋王氏曰按周禮於喪紀之事必極其厚者
人之所以有禮義者生全康樂則敬共慈愛以相與
死亡患難則哀戚圖猷加厚於平時故其愛敬皆為
實若夫患邪淫者朝死而夕亡之遇患難委而去之

則其相與之情皆爲虛假視彼鳥獸之哀鳴躑躅者反不若矣是故先王所以厚於喪禮者不過因夫人不背本之真情而品節之使夫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也且必均其職於百官府均其役於鄉遂之萬民使夫委贄之臣各致其臣子之誠王國之百姓靡不盡其如喪考妣之情是故疾病之禱祀醫藥患難之捍衛營救無所不用其極不幸而有敗亡之禍則以身徇之而與之俱死皆此道也彼治喪以薄爲道者則

視夫患難喪亾如虗舟飄瓦然設國家有事何所寄
托此所以為異端者流也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註旗
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於其下
愚按大軍大田皆司馬事而致民屬之司徒何也聖
王之世無兵事也自旗致以前徒庶皆民爾其保息
本俗而賔興之皆教爾軍旅田役竣而仍隷之司徒
故曰聖王之世無兵事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註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奸私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註

大荒大凶年大札大疫也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

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

疏歸粟於蔡非荒札之事取證通財之義爾〇明齋

王氏曰前言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矣此復言之者謂

令於邦國也且不止大荒更有大札時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註歲終自周季冬也教官其屬六十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正歲夏正月朔日

王氏曰地官主土與民故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為大剛土會以知地生物宜土均平土圭分土皆治地之法也十二職以植民生本俗以安之保息以養之荒政以聚之十二教以達民性三物以興之人刑

以糾之皆治民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以施教化遂溝洫澮川以正疆界通水利井邑丘甸縣都以稽民畜起徒役而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寓焉故地也者以博厚含弘為德者也易君子以厚德載物周禮地官庠序田里卒伍市廛虞衡之制皆寛裕温柔廣博易良寧多其教誨而不使一夫之不獲寧遲以歲月而不徼一時之近利此其培植深厚利澤無窮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莊渠魏氏曰治官之屬大宰不自令

小宰令之五官則自令其屬

周禮註疏刪翼卷七